

和平教育第 7 次讀書會

導讀文章：Beiner, G. (2003). The Decline and Rebirth of “Folk Memory”:
Remembering “The Year of the French”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Éire-Ireland: Journal of Irish Studies*, 38(3/4), 7-32.

一、本文問題意識

1. 俗民記憶的變遷
2. 集體記憶如何反映於新的表徵系統

【1798 年起義】1793 年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死，大英政府對法國宣戰，當時聯合愛爾蘭會的人打算與法國合作，支持法軍登陸愛爾蘭，共同對抗大英政府。1798 年 8 月 22 日，法國軍隊抵達愛爾蘭西北部的 Mayo，當地五千名起義軍與法軍結合，並宣布建立「康納賀特共和國」(Republic of Connaught)，後因補給不足，於 9 月 8 日被英軍所擊潰。法軍被大英政府當作交換戰俘的人質，被俘的愛爾蘭人慘遭屠殺。

二、文章導讀

- 7 民俗學的研究長久以來被視為消失事物的文獻堆積，這個流逝之物的詩學，存在著口述傳統正被現代化掃除的模糊概念。
大量的歷史文獻咸以為歐洲境內的農民傳統已在 19 世紀初期消失，以 Pierre Nora 的觀點來說，過去記憶的真實環境 (milieux de memoire, real environment of memory) 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建構的記憶所繫之處 (the lieux de memoire, sites [places, realms] of memory)。
- 8 愛爾蘭民俗學委員會 (Irish Folklore Commission, 1935-70) 在二十世紀中期仍持續收集活生生的口述史料。可能是愛爾蘭的社會文化發展過於遲緩，以至於現代化汰換傳統遺跡的腳步稍嫌緩慢。愛爾蘭的大眾文化研究即發現，傳統和現代社會的特色並存，這也打破線性發展模型的有效性。
俗民記憶 (folk memory) 或是社會記憶 (social memory) 也有其歷史，它顯示出傳統和許多文化因子 (cultural agents) 互動而持續被創新發明的過程。大多數人認為，快速的經濟發展、全球化影響、科技的通訊方式以及傳播媒體促使過去由口述傳統所形塑之集體歷史記憶的轉讓。依

據這樣的論述，愛爾蘭境內林立的傳承中心和夏日學校只是庸俗的工藝品，而不是真正致力於建立過去和現在的延續感。**俗民記憶是否已被埋葬？抑或是它被回收再利用，形成新的表徵形式？**

本文即在透過地方社會記憶的個案研究，探究俗民記憶在 20 世紀晚期的變遷。

1798 年夏末法國入侵 Connacht 及後續當地人民的起義在俗民史上曾被栩栩如生地回憶。事件一開始是法國軍隊於 1798 年 8 月 22 日在 Killala 海灣（屬於 Mayo 郡）登陸，

- 9 8 月 27 日在 the Races of Castlebar 到達勝利的高峰，9 月 8 日法愛聯軍在 Ballinamuck 附近節節敗退，復於 9 月 23 日重新攻下 Killala。以往民眾都記得這段 1798 年起義（以下簡稱 98 起義）中的重大事件，並稱之為“法國年”（the year of the French）。

愛爾蘭民俗學委員會在 1930 年代編纂了上百篇關於法國年的口述傳統，這些口述內容另外加上歷史學家 Richard Hayes 的田野資料：訪問法愛軍事行動的歌曲佚事，1930 年代在西方國家風行的“法國年”這本書中，民俗傳說佔了大多數，因此見證了社會記憶在當時的蓬勃生氣。98 起義的俗民史在當時被鼓舞回春，係受到官方紀念儀式的影響，這些紀念儀式從 1898 年就已經開始，在 1938-48 年間更擴大舉辦。150 年周年紀念以後，官方紀念儀式的熱忱趨向緩和，之後唯一一個由國家經費挹注的 98 起義紀念儀式起於發現 John Moore 的墓地。John Moore 在 1798 年曾被法國人任命為康納賀特共和國的總統。1961 年 Moore 的遺骨在 Waterford 郡被人發掘，隨後 Moore 的遺體在 Castlebar 的國家軍人公墓重新入土，愛爾蘭總統、總理、國會議員、西班牙及法國使節，Morre 的後代都參與了這個入土典禮。

- 10 五年（1966）以後，愛爾蘭政府大規模舉辦大型紀念儀式以慶祝 1916 年復活節起義五十週年。不久這些紀念儀式被懷疑有鼓動國家共和軍興盛之嫌，此後三十年，愛爾蘭政府都未曾計畫過大型國家紀念儀式。直到 98 起義的 200 周年紀念，政府才投入資金挹注。在這段期間，社會記憶得以免於政治勢力的介入，自然發展。

在 20 世紀中期，98 起義的社會記憶曾經有段衰退，值得注意。在愛爾蘭中北部地區，無數的地名和 98 起義的人名和事件有關，也顯示**以方言呈現地貌的方式是民眾記憶法國年的重要記憶工具**。二次大戰後，愛爾蘭鄉村的地貌經歷急遽變遷，馬歇爾援助使農業部得以實施“土地重建計畫”，

- 11 促成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農地的開墾和鄉村建設，結果新一代的農民比較不信父母及祖父母輩的傳統迷信，把過去被視為起義烈士的墓地犁平或挖開，甚至任由相關遺跡被毀壞。這些例子不必然會損害地方對 98 起義的興趣。獨立的地方史愛好者持續培養它們對文化遺產的熱愛，並

投入各式各樣的普羅紀念儀式。例如 Ballinanuck 的 98 酒館，小鎮的另外一個酒館在 1970 年代重新命名為長矛兵旅館，也有紀念 98 起義的意涵。

- 12 社會記憶的弱化不僅反映在官方儀式的缺席，也被大眾印刷品的中斷所強化。98 起義是愛爾蘭文學的主要靈感來源，很多 19 及 20 世紀早期的歷史小說都以 98 起義為背景，然而 20 世紀中期以後 98 起義不再受當代文學所青睞。這段沉寂直到 1962 年才被 Connacht 出生的雙語作家 O Tuairisc 所出版“攻擊”一書所劃破，故事中的主人翁將法國人的到臨視為外在世界對主角個人的闖入。O Tuairisc 的史料來自於 Richard Hayes 的著作。作者聲稱曾受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一書的影響，但也引用了愛爾蘭當地的神話史詩，這本書著重於刻畫愛爾蘭的地方英雄，而不是當時學術論著中所著墨的法國將軍 Jean Amable Humbert。
- 13 O Tuairisc 對於 98 起義的口述傳統相當熟悉，也寫過一首關於愛爾蘭戰爭英雄 James Magee 的史詩，這位國家英雄因 1938 年 Magee 兵營的成立，加上國防部於 1944 年設立了 Magee 槍技獎，得以廣為一般大眾所知。
- 大多數愛爾蘭歷史小說擁護農民、尋常老百姓，但唯有 O Tuairisc 用平民的語言敘寫農民百姓的歷史。
- 14 很可惜“攻擊”高水準的文筆大大限制了閱讀人口，20 世紀中葉愛爾蘭人的語文水平很低，這本小說因此難以鼓舞社會大眾對 98 起義的記憶，不過這種無感因外在的刺激，社會記憶又重新被喚起。
- 1979 年 Thomas Flanagan 的歷史小說《The Year of the French》出版，因銷售頗佳，隔年便出了第二版，此書不但獲得文學獎，商業票房也很好。Flanagan 用的史料包括官方信件、英國-愛爾蘭籍歷史學家 Jonah Barrington 的作品、當時的報刊，以及法文的文獻。這本小說描寫的是一位侍從官的回憶錄。
- 15 有位小說評論家認為這本歷史小說把歷史人物從過去抽離出來，讓過去的人物不再遙不可及，而是彷彿與當代一起生活，和現代產生連結。書中有五位說書者，61 個主要角色，多聲道及多面向的敘說方式仿效了俗民歷史的民主特質，容納了不同版本的民俗傳說。政治事件與歷史事實和平凡的日常生活串聯交織，增添了其俗民的色彩。
- 16 The year 可被解讀為「對抗歷史的誤用」、「迷思的危險來自浪漫化暴力與殉道或隔岸觀火地忽略戰爭現實」的警世紀。
- The year 的生動描述來自於作者在 UC Berkeley 接觸 1960 年代學生民主運動的個人經驗，作者同時透過本書借古諷今，評論當今的北愛爾蘭局勢。
- 17 因為 The year 所揭示的歷史解釋和北愛爾蘭國家主義的評論同調，當時的郵電部長兼北愛爾蘭政府發言人 Conor Cruise O'Brien 很鐘意這部小

- 說，O'Brien 對愛爾蘭國家電視台（RTE）具有相當影響力。RTE 因而斥資 170 萬愛爾蘭幣和法國及英國電視台合作拍攝電視影集。
- 18 這部影集在超過 40 個地點取景（這 40 個地點後來也成為地方舉行紀念儀式的據點）、動用 500 位臨時演員及保留區的部落。
意外的結果：地方的基礎建設因影片的拍攝得以急速發展
然而，Local folklore 在影片中未受到重視...
- 19 原因是都柏林劇組在統整俗民歷史的技巧上並不明智，但影集的拍攝卻重新喚醒地方對 98 起義和當時社會的興趣，例如，一位臨演的日記提到俗民記憶存活超過數個世代，即便只是存在於潛意識。
- 20 影片的拍攝也改變了民間傳說：公開處決叛亂份子的地點原先在 Ballina，影片拍攝過後 20 年，Kilala 的學童則說叛亂份子是在 Kilala 被處決的。
- 21 這部電視影集並未獲得影劇界的好評，歷史學家也認為這部影片缺乏批判且歷史的詮釋不足。大眾的反應也是冷淡的，當地居民注重的是影片取景的地點而非內容。此外，這部片子的國際票房也很慘澹，以至於五年後這部影集在 RTE 的 25 年臺慶特刊中甚少被提及。在 98 起義 200 周年慶時，RTE 也認為此部影片已是過時的歷史劇，且耗費許多公帑，完全毫無重播的意願。
儘管如此，這部電視影片的拍攝，吸引 Mayo 當地民眾對原著小說的注意，這本小說在國際上的成功，被當地人視為地方史的榮耀。
- 22 持線性史觀的歷史學者 Rosenstone 認為**這部歷史影集取代了口述傳統的角色**，儘管如此，影集的拍攝是鼓勵 98 起義之社會記憶蓬勃發展的跳板，並對地方社會記憶的重塑與活化地方遺產及口述傳統遺留下深刻的痕跡。98 起義的歷史和民俗傳說在影集拍攝後重新成為作家和演講的熱門主題。
- 24 大眾對 98 起義的興趣也促使北 Mayo 和 Ballinamuck 當地民眾舉行相關紀念儀式，1983 年時，一群軍事史愛好者自發性的企畫一個追尋法愛聯軍戰場的歷史之旅課程，這項課程隨後成為 98 起義 200 週年紀念的範本。
地方紀念儀式的極致是在 Mayo 成立 Humebrt 夏日學校，以紀念法軍入侵，這個夏日學校還擴張到 98 起義的其他戰場，如 Ballina、Castlebar、Killala 及 Kilcummin。
- 25 Humebrt 夏日學校的創辦人 Conney 認為夏日學校的精神是成為愛爾蘭政治意見的另一論壇，其功能為錘煉各種燙手議題態度的砧板。
Humebrt 夏日學校也致力於促進和平與和解、加強愛爾蘭與北愛爾蘭的合作、提升 Mayo 的經濟發展、增進法國和愛爾蘭的旅遊關係，以及地方文藝的擴張。儘管源自對歷史的追尋，當代政治勢力逐漸扮演主導角色，夏日學校的講者不僅限於歷史學家，還包括傑出政治人物、記者、

經濟學家、高級軍官、商界人士和外交官。

- 26 然而，夏日學校的知識分子性格和大眾信仰格格不入，Conney 的做法有意邊緣化俗民歷史，他認為俗民史不可信且過度浪漫。其他創辦人則比較欣賞口述傳統的價值，認同地方民俗的重要性。

然而夏日學校對俗民史不屑一顧的態度引發了 1989 年的一場意外，夏日學校安排的口述歷史講者批評夏日學校只強調法軍入侵的壯麗，卻淡化當地人民的悲慘處境。夏日學校校長極為不滿，當著學員的面斥責講者只知重製口述傳統。

- 27 總之，夏日學校有自己規劃的紀念儀式，這些規劃卻和民俗記憶有所區隔，Killala 的數個紀念館亦是夏日學校負責建立的。

夏日學校雖不接受大眾史，卻致力於影響大眾意見。夏日學校被媒體大幅報導，且在 Mayo 當地是傳播學術論述的重要工具。透過引發民眾對國家議題的討論，夏日學校有助於社會記憶的政治化。此外，夏日學校對於傳布 98 起義的第一手史料也有貢獻。

- 28 Mayo 因為電視影集的拍攝重新追憶 98 起義，Ballinamuck 的追憶活動卻源於影片沒有到當地拍攝：當地人民標記了數個重要的歷史地點，並在 1983 年豎立一個標示當地歷史景點的旅遊告示牌。此外，Ballinamuck 自 1984 年舉辦一年一度的紀念儀式，以紀念當時所發生的戰役。

- 29 有趣的是，在歷史事件地點的選取上，不一定完全遵循地方史的傳說，例如 Gunner Magee 的紀念館就不是位於地方史所傳說的地點，而是在靠近道路的田野邊，原因是考量交通的便利性。

- 30 Mayo 和 Ballinamuck 的俗民歷史愛好者彼此互訪數次後，曾提出將 Humebrt 夏日學校拓展到 Bllinamuck，以制度化紀念儀式的合作關係，但這項建議在 1988 年以失敗告終。地方歷史學愛好者遂以錄影帶錄製紀念儀式及耆老的訪問，在當時這也是利用新的工具來表徵紀念儀式。總的來看，1980 年代在 Mayo 地區關於 98 起義的社會記憶是沒落的。但以後見之明來看，在 1798 年的 200 周年慶是被地方的紀念儀式所激發，但評論家認為 200 周年慶忽略了草根的元素。過去大型紀念儀式儘管由政治中心發布霸權論述，仍需顧及大眾的接受度，因此在執行上，紀念儀式反而讓記憶有機會重建與新生，而非無中生有地被創造。

- 31 “法國年”一書中所描述過的路段掀起「雕像狂熱」，本文作者認為興建紀念館的動力來自於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自信。數量可觀的 200 周年紀念建築彰顯了大眾對於弱化的社會記憶重新投注興趣。更甚者，官方出版的書籍亦大量採用地方史料及口述傳說；此外，編輯發行過去的民間傳說也鼓勵地方民眾公開地回憶家族傳統。

作者最後總結我們現今仍可在西愛爾蘭遇見地方耆老，聽他們訴說他們在 50 年前聽到的 98 起義傳說，但他們所說的版本已經受限於他們所閱讀過的鄉野傳說---這些傳說已被印刷形式和歷史文獻所編碼。他們提供

日期：9/7/2013
導讀人：葉珍玲

的是另一種見證---歷史傳統的殘餘如何經歷轉變，存活並進入一個已被科技化和商業化的社會記憶的世界。

三、問題討論

Halbwachs 和 Nora 都認為歷史是知性的，代表一種批判的距離，記憶則是生活性的，和過去保持情感聯繫，兩者的社會功能不同，和平教育應如何調和兩者的比例？